

慶陽府志

卷三九——四十

1880.83  
1324.1  
:6  
部:





冊六藝文

奏疏  
傳





新修慶陽府志卷之三十九

藝文

志乘必列藝文識大識小經世載道不可闕也



我

朝慶雖僻壤固蔚然明備之邦若海內詞林有涉於郡縣風土特  
事者搜羅雖溢咸採入焉舊志云不聞古今之變切安樣之  
謀植綱常之重憫時事之艱者不錄體固然爾否則後徵博  
引吳足多乎志藝文

奏疏

鹽法疏

元帖木兒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一

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  
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預期差人分道稽引徧散州縣  
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  
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  
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鞏昌  
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  
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  
陝旱饑民多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  
四分於今載尚有虧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有復業者  
家產已空邇來歲額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為艱本司官皆勒



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銀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民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粮不貯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日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役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後便食用外其池海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榜鹽戶口食並外辦客引數令後宜役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過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輸官吏監視聽民採販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二

原自黃河以西長民食用通辦運司原額課鈔因而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與販解並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虧矣

請免丈地起料疏

明

張鏡泉

題為山高地險難以丈量懇祈睿鑒曲賜撫恤以甦民困以安邊業事竊照慶陽五屬地瘠民貧而尤瘠尤貧者並如合水合水之地盡屬深山巨壑其稍平者十中曾無一二其民受百倍之苦無一分之獲以故隆冬大寒而猶有赤身露體者豐年樂歲而猶有啼餓餒腹者窮苦之狀不能一一為陛下陳之臣生長斯地目睹心裂担援無術故不禁痛哭流涕而冒陳死情也



我皇上軫念民瘼南蠻北貊尚爾優恤區區合水諒不忍廢外  
置之伏願重煩睿慮取自心裁將合邑山田之甚險者儘牛耕  
種一日准作一畝川原之稍平者以四百八十步為一畝每畝  
糧一分如是則樂歲得以飽而無年亦不至餓死矣其或地與  
州縣相連而起科亦與州縣相同則窮民窘促流離無縣無民  
勢所必至臣以武職羸陋不諳本章體式字或逾格語或舛繆  
統希我皇上赦宥倘蒙依臣所見加意斯民能措合水於安理  
臣死無辭也不禁區區之意味死以聞

請免慶屬錢糧第一疏

國朝 傅宏烈

奏為邊荒殘民極苦極慘地方日壞微臣不得不言謹陳大略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

情形一字有虛臣甘斬罪仰祈

睿鑒敕部查看急解倒懸以安邊土事臣伏讀大清律例內有大  
小官員但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令明條白陳實封進呈取自  
上裁若知而不言苟迨歲月犯者以事應奏不奏論罪臣以菲庸  
荷國厚恩叨任今職責甚重也地方極壞民生極苦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竊慶陽所屬一州四縣隸在西北極邊原屬三秦重地  
苦寒瘠薄大興腹內不同明季流寇李自成等倡亂首起延慶  
盤據二十餘年無城不屠無村不戮至我

清順治四年勦撫稍定所遺殘民十僅存一俱係安插降丁並  
務農百姓現今村市寥寥數家無衣無食一看了然情難隱



今寧州安化合水三州縣膏兒鬻女年深一年男流女哭民不  
聊生臣任事二載百計調停以三州縣順治十六七八年康熙  
元二年帶徵民欠三萬有餘臣盡傾家貲湯首勸令州縣臣於  
國輸虞二球吳宗杞呂士龍朱介等新舊各官捐完於未奉康  
熙四年三月初五日

思故之前出示士民不復違徵臣設法寬民意在招民死實戶口  
安此邊方奈寧州賦重累民每地一畝科銀五分六毫七絲三  
忽九微八纖倍於安化合水四縣多矣寧州地土界連安合正  
環四縣瘠薄並具且係高嶺十日不雨耕作無望百物不產商  
賈絕跡糧谷不生惟藉夜麥為種深溝峻嶺又無輓運膏壤之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藝文四

處止在本地每石夜麥僅賣市價一錢每地一畝大熟之年僅  
獲籽粒三斗以三斗之獲膏銀三分而完五分六毫七絲三忽  
九微八纖之正供民力已難辦納又加包荒包進是以膏兒鬻  
女之幸不獨一州小民皆然即貢生生員之中亦且有之甚且  
兒女無膏且膏妻美日甚一日節年無徵錢糧萬餘膏成活戶  
包納此進彼累殘民漸至無民殘土漸成廢土此寧州之慘苦  
大略也安化則有東西南北四鄉北

朝定鼎之初念茲殘邊除荒徵熟而安化西南兩鄉順治八九年  
間寇孽尚在觀望值行查荒熟之地救絕無人者多未荒報以  
致節年荒報二千餘兩載在全書遺累活戶包納自順治十八



年加增練餉逃荒日多民無完膚此憂恤之慘苦大畧也合水則流寇殺盡本地百姓僅存五百六十六家前知縣劉澄源招撫外處流移安插開懇克實照治遠以開墾地畝照例起科康熙元年奉文驅逐流寓各回原籍遺下荒糧六百餘兩未經減免節年俱着法戶包納以致法戶亦逃徙地亦荒民難生聚此合水之慘苦大畧也三州縣百姓化徇嚙面慘苦情形紙筆難盡臣家已破矣力已竭矣無計救此殘民曾經條詳前撫臣劉秉政正在查明繕疏忽奉裁併

命下候代未行新撫臣劉斗七月十三日始接甘肅事務為時未久且駐蘭州離慶二千餘里事關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奏聞未敢輕率臣具文詳請新撫臣親臨查看撫臣又以武場事迫乘之奏

旨禁止巡歷不便遠行而地方疾苦非撫臣之親臨窮民何能赴訴於二千里之外也臣身親地方傷心慘目難以苟延即體

皇上恤民至意只得遵例略陳伏祈

睿鑒敕部查看詳細余此殘黎安輯邊土如地不荒殘之恤民不困苦之恤臣與佟國瑜等無也賠賦糧救民之事治臣以欺君妄奏之罪臣死無辭也臣以吏外不諳本章體式字多逾格

統惟

皇上鑒省施行



題裁浮糧疏

巡撫 華 善

題為重賦望減無路窮民逃亡治盡叩懇請豁音

皇仁以甦民命事該臣看得寧州隸在邊鄙與正寧安化合水三縣接壤瘠瘠相同而科賦獨重起任之時即據該州士民遞道追隨流泣及蒞任之始復終日環庭籲控情急詞迫嗾不堪隨批着司確查及呈後再行核核去後茲據復稱寧土瘠薄實與隣封相等額賦倍徙他邑節年錢糧非災傷獨免即官民賠納迨來官賠無力民窮徹骨曾經部臣科爾科代督臣莫洛前撫劉斗洞悉其苦疏請減額部覆未允百姓望減無路求生乏策人情洵洵竟無固志等語夫民為邦本本國邦寧自昔言之乃寧民賦重而此徭載道寧地因民逃而荒蕪遍野臣陛辭之日面蒙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六

之乃寧民賦重而此徭載道寧地因民逃而荒蕪遍野臣陛辭之日面蒙

皇上諄諄以撫愛百姓為諭履任後伏讀

敕諭開載境內近丁荒糧責成道府轉行有司從實察核造冊開報應蠲豁者奏銷蠲豁一面曉諭招徠勸課使民人樂業毋畧有司時見在人戶概派包賠以致重累黎民致此仰見我

皇上視民如子已滿已饑之至意今寧州土瘠賦重據士民連名泣訴敢查真確若以謂前經屢題支荷

俞允之案違延緘默是負百姓以負

皇恩臣謹之所不敢出况該州賦重之故節經題明原非因地有



肥瘠而分輕重也再查該州賦役全書刊載原額地一萬一千七百餘頃人丁一萬六千三百餘丁共額徵銀六萬一千三百餘兩較諸額原已缺大半此豈非土瘠賦重民逃地荒之明驗歟刻茲數月之間內不准減豁之部覆又續逃見丁二千餘丁遺棄熟地一千餘頃及令不極為拯救必致人盡逃亡地盡拋棄州治立見邱墟矣事關生國計臣謹再疏上

聞仰祈

軫斷將寧州逃荒地丁悉與照冊除豁見存額賦准照正寧縣則例起科庶見在之民安心耕鑿已逃之衆可漸招徠地土免致全荒歲種藉獲安堵矣既據該司備造逃丁荒地各冊并取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七

具司府州切實印結呈詳前來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督臣莫浴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敕部速議施行

賦

在賦節錄

晉傅元

植中州之名果兮結修根於芳園嘉樹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爰既乃長條四布繁葉重陰夕景迴光傍蔭蘭林於是肅肅晨風飄飄英落潛窈窕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未變形迹運成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既變洽熟五穀有章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逾養房浮影照皎赤者如丹人口流穢



逸味難原見之則心悅含之則神安乃有河濱黃連房陵縹青  
一樹三色異味殊名乃上代之所不觀分威并御宇紫房同萬  
國之口實分充薦享於神靈善性古人之感既乃答之以寶瓊  
玩斯味之奇瑋分然後知報之為輕

桃賦 節錄

晉傅休奕

有東園之珍果分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豔長秋而  
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盡長花落結實與時  
剛柔既甘且脆入口消流亦有冬桃冷伴冰霜和神適意恣口  
所嘗華并御於內庭兮屬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疾兮信功  
烈之難原嘉休牛於斯林兮悅萬國之乂安望海島而康慨兮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八

懷度索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鹿闌根龍蚪而雲  
結兮彌萬里而屈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凶邪  
而濟正兮豈惟榮美之足言

頌

靈武宮受命頌

唐楊炎

臣聞享天隆命惟德也哉難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  
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為憂不以濡足為惠此陶唐所以捨而不  
畏舜禹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龍躍之所日者奸臣竊命  
四海為波我聖皇天帝探命歷之數啟龍圖作受業之書付於  
我皇帝皇帝方游空峒以求至道於是群公卿士貢玉疏金墮



望氣芒碭之野三進於閭闔之中曰臣聞在昔堯尤連禍大盜  
中國神農氏兵莫能勝天降元女教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堯  
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盛天位十有  
九年元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觀命歷之期兆人有臨難之請  
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元而不顧以至人為薄以大寶為輕  
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衆將披髮懸膚跪於天而訴於帝  
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與丁卯廣平王做太尉光弼司徒  
子儀尚書左僕射晃兵部尚書輔國興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  
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豺狼穴居宮闕陛下兆庶為解宗廟  
為墟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欲於太廟且陛下深淵則洪流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 藝文九

涸迴鑿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動道而嘉禾生靈祇彷彿元  
既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會歲魏郡豐會也唐  
武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齋宮啓金匱鳴咽拜受  
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本聖父為文武大皇帝是

日烟雲變作士庶踴躍黃龍見於東野氣紫滿於天門翌日也  
數百里衣裳會熏旬也數千人朝首會踰月矣天下兵車會滅  
時也四方重譯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六軍平社稷之難禮  
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厲動則不吉敬無不報是  
以白鹿煖王於庭靈芝產於延英化動而成功判然而頌聲言  
禪代者池蒼梧易姓之名諸嗣守者羞唐室積善之厚述載定



者嘆四紀而復夏美中興者嘆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  
往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伏大義而東向矢謨發號實  
在茲都願象石宮<sup>庭</sup>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異窮造化識  
天地之壺戶矣稽首敢獻頌曰赫赫河圖啓天之祐雲長億  
萬皇居九五推昔陶唐克傳舜禹獲也武也<sup>夫</sup>何足數彼妖者  
牧惟暴推貪天寶即命人將不堪皇曰內禪于再于三盡武之  
善去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九州為行爲陣持力者  
踣枝命者順孝以奉天<sup>神</sup>而極運至德唐元宗功大禹歸歸死  
史垂白而祝禘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永介茲土  
議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

## 城古威州議

宋 鄭文寶

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  
收長樂州節軍張君緒收六閑即其地也故壘未圮水甘土沃  
有良木薪桔之利約朔靈臨洮二河歷明沙蕭關西戍東控五  
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武城<sup>靈</sup>之便然環州至伯夷  
伯魚抵青崗青崗距清遠皆兩舍而清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  
之要焉中野宿行旅煩絕威州隔城東隅堅石盤互不可浚池  
地中舊之井脉又飛泉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  
車夏勝兵三千據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  
獨家原傳箭野狸十族脇從山中熟戶竟項熟敢不從又分千



騎守磧北清遠軍之口即自環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咸州可禦哉請先建伯真青崗清遠三城為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津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並利以金帛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為朝廷不惟安朔方制豎子至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

### 攻守議

范仲淹

攻議曰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慮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一

思據守之謀漢邊兵繞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必令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常先期洗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官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者勿追疑有伏也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必嚴必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招援兵金湯東去德精寨四十四里西去東毅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岩五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及置田營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西路軍馬易於應援聽用土兵官員使勇



尖身先者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  
後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旭明以騎五步萬  
人車三千輛錢五十四億三冬兩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  
戰車行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設險以逼奔衝臣以此路山坡  
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輛銀絹<sup>錢</sup>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  
歸降蕃部并就敵寨以稍足其用慶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  
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  
珠滅藏之居北接賊種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  
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  
倒入麟州策應盡以故綏州一帶賊阻斷經過道路如取下一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二

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稍為  
便守議曰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邊面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一亮之物皆出其下風集  
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  
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餼月給庫緡春秋之饋輸千里不絕國  
用民力日以虛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  
表狀也臣謂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  
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  
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積粟倉  
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



萬石祿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无窳故其  
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運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蒞延州見  
知青澗城神世衛欲於此處新興田利今闡僅獲萬石觀今之  
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營田定課兵獲餘資中難於官  
人樂其勤必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而自息矣且使其兵徒豕  
寨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重田利  
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倘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  
責官員約古之義勸令之宜行於邊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  
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  
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三

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八萬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  
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以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往往犯塞殺吏民  
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人主以民之故屈已

含若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廣封疆孝文  
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亦耗疾請自遠方注不令匈奴內侵

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且望邊  
設候結好通使無戩兵故其時百姓無外內之徭得息肩於田  
畝天下富實鷄鳴犬吠烟人萬里可謂和樂矣司馬遷以文帝  
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業故著於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  
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遠而民力不匱然後



取文帝和樂之德為孝或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臣謹議

鹽法議

明張鍊

夫食鹽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民也上古無征近古薄征以佐國用要在並不病民而後利國為可貴耳關中石鹽一出於河東一出於花馬池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漳靈州西漳去三輔絕遠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也花馬池鹽北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河東鹽並行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行謂之官鹽花馬池鹽私自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私鹽而不便於官鹽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官鹽其弊有四蓋行鹽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徒知紙上陳跡河東鹽行三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四

省不可越縮若究其實在山西河南未知如何其在關中自長安以西河東其鹽絕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苦惡中人不以入口惟耕天寡婦兒勉食之計其所售無幾也名雖謂其行實未嘗行之一也往年商人慮惡鹽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鞫運外加樣鹽包封印記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住鞫者自惡唱戶分分鹽畏如欵鳩計賤微價峻於正稅今雖暫止既為故事恐不已二也商人膏鹽與販夫隨以小票鹽盡票不收毀官鹽不至西路則無票無票則通者店肆負販細人請東路自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由來互相欺抵三也買票日以奸人依式私制盜賣僥倖者冒利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禦迄今未



已四也必欲禁花馬池也私其弊有五閘中民貧衣食驅遺賦  
稅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鹽其年升斗之利一為公人所獲  
則身入陷井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既為禁內無供餽冬月多斃  
於獄中考驛連囚帳鹽徒屠羊死者又居強半民命可憫二也  
小販懼捕結聚大仗徑山西要隘偶遇公人勢強則抵敵勢弱  
則冒險奔逃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與有力棍販  
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為導護惟卑弱貧瘠者捕之或以升斗惡鹽  
強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功使無辜受害四也聚販工食志有定  
例惟巡捕工食私幫公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梓動經  
時月候文曠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為無補五也夫物力不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五

齊物之指也美惡趨利就便民之指也所欲與眾所惡勿  
施哀多益寡因俗成務司國計者之指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  
帶支坐困新商起納無幾澆晒徒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矣  
河東一池雖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二  
鎮則有餘自然之勢也以人情言河東鹽百方督之使行至以  
泥沙勒售假粟甘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鹽百方禁之使不得  
行至於比屋破產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民之大欲大惡不  
可強也以國計言河東歲課一十九萬有奇花馬二池歲課不  
盈數千河東鹽一引三成有奇二池鹽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  
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



迫近塞垣索取不時故課亦微渺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  
夫河東鹽既不能及遠二池鹽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  
鹽而盜買盜賣終非常理今當直開二池鹽禁使西鳳漢中神  
然通行計三府所當常食河東鹽十二萬有奇歲課即照河東  
者三府代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鹽御史則遠觀無異督禁  
有程兩地咸徹四鎮年例保無缺夾而閩中可少事矣夫居害  
者擇其寡與利者取其多倘今不弛二池鹽禁則愚民被逮供  
餽為費罪贖為費奸人騙詐為費兵民歲增工食為費官吏比  
銷為費一切顯隱根難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sub>馬</sub>池正課  
出於十瘡百痛徒然費之而下殘民命上損國體又餘殃也僅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六

令一池二池之禁則愚民免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奸人騙詐  
可省歲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顯隱根難不可會計  
財足抵<sub>河東</sub>花<sub>馬</sub>二池出於不識不知漠然省之而下<sub>民</sub>命

上全國體又餘福也夫人情不甚相遠比聞鹽法侍御皆一時  
英碩表表長者使其聞見恚如閩中人習知利病則一何悍而  
不為良處哉但其受命而來也惟以行官鹽禁私鹽為職而反  
是則賊矣地非素履事非前聞雖聖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  
改易其常耶雖恐妄國家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  
政控使人心不昧因革有時此又閩斯民之幸不幸也

突興議

嘉靖十三年

江來

慶陽知府



過者郡國被水災流救人民以萬數此其故何也一日取民無  
卽度唐五行志曰取民無度則陰失其節而致水災近日水患  
異常以無名之征太多也如今日有脩邊銀又有馬價銀又有  
兵民銀又各處脩築皆出民辦又一官理一事如撫民屯政添  
設巡撫催報添設叅政民兵添設副使添一官則馬夫柴薪額  
外加派不惟壞祖宗之成法亦且官多民擾又府州縣必廉官  
數多貪穢如府興州縣相千路興里甲相千里甲與花戶相千或  
脚力折乳或動支無碍或收買土儀百計科求已成風矣故  
曰暴虐百姓寃苦失職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  
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此濫徵之害民而致水災者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七

一也二曰守令多俗吏蓋親民之官莫急於守令守令皆志在  
官不在民矣蓋志在民譬如養子幼而哺乳長而撫養今豈惟  
不哺乳不撫養又從而奪其食剝其肉矯矯然拘牽於微文徒  
以一簿書一催科胥於人而不知民乃魂亡邦之所以大恐也  
又且巧詐歸虛功執空文以罔上而上亦入境視所迎入郡邑  
視所趨去郡邑視所將又剛暴震懾使人拘而多畏終削且廢  
寢以困蹙又有飭名守已者自以為介介誰其我何至於不顧  
其寃不謀於衆而頊頊具今日維揮霍遂使百姓愁然若煎蓋  
不知廉但不敢為惡耳非有他長何至凌人暴衆此又飭躬於  
名之人不足與圖大者也何者無為民之心故也惠其身之不



貴於國也不惠其國之不治也惠其名之不榮也無惠其人之不安也故曰累日以取膏腴久以致官廉恥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也此俗吏之害民而致水災者二也三曰刑罰多不中蓋自古明刑有情有法令人以疑為情以極為法而天下之所謂情謂法者不知恤豈如刑者民命所係非通經學古明義理修道德者不可以居之耶周人於不識過遺亡者宥之幼弱老耄蠢愚者赦之而今則羅織之矣上之人素不能教化及陷於罪猶能矜宥今則羅織之呼喝吏卒嚴限濫勒動籍其家甚而惟恐民之不姦不罪也蓋不姦不罪則無以逞其科罰之計生民蠢然無知健訟而不顧其家有司愆然無情但滋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八

囊橐而不恤其民真德者所謂招引告訐科罰取財是已蓋求索法枉不枉法律有明條而罰贖得以假公濟私欺上罔下雖甚無罪者亦且有辭焉鬻子鬻產流泣於道者塔往往而見至於廉節之士又以故入去清搜羅為明但知政而不知教知法而不知情故李斯論囚渭水為赤而盜賊益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余嘗謂息盜不如息訟指訐甚於引賊求其鳥雀下庭階而忠盡信治使百姓熙熙然以安譬如鳥雀子母相哺狗狗然相樂而無害無擾者百無一二矣蓋刻剝成風不欲其相哺而驚以彈射奪其巢豈不飛翔棲止於他處耶今之流移何以異此故曰刑法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



怨惠蓄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參戾而妖孽生矣此刑罰之害  
民而致水災者三也四曰糧稅多不平是賦稅必視田畝乃古  
今不易之法今富者耕種貧者輸稅有有地無糧者有地無糧  
存者蓋糧石過割皆悉吏胥貧者短糧以圖償富者高價以求  
輕年復一年漫無稽查又地有多寡糧有輕重是在有司均派  
撥以宜民耳今權在書手而不在有司矣書手以冰炭為生得  
財則輕不得財則重得財者富也不得者財貧也貧輸正稅尚  
不能辦况加賦查征此逃亡相繼而戶口不繁也又本色有定  
數折色有定價今則假公以濟其私每石多征二分之一而百  
姓嗷嗷然曰當如此催頭起者嗷嗷然曰當如此是出數征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十九

之尚且不足况倍征呼又况大戶之火耗官府之見面入官者  
十之五而散夫者十之六也故曰多賦歛則百姓疲極天下墮  
竭又曰殘賦彌長和陸日衰百姓愁怨靡所措躬者此也此稅  
歛之害民而致水災者四也五月虛文太多夫虛文太多則  
則無愛國之心忠誠之志也何謂愛國之心蓋察時勢聽人情  
然不寧日夕焦思必如何而用人如何而安民務斯人材致用  
天下又安而後已何謂忠誠之志蓋安於故習順於私情不肯  
毅然行之者忠誠有間也故必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倡天下以  
忠義而為奸暴者斥逐之為道德為節義為披甲荷戈者進用  
人則天下皆見君子今則為空翼弄虛使氣浮薄輕佻之士則



曰我能文章軟弱柔脆之士則曰我談性命便技巧應之徒則曰我講孫吳其視天下之事可憂可圖者則又付之不知憂無可圖甚而認人欲為天理以避難為知幾以偷安為老成委曲從容苟且富貴而大背先王之道方將各以文章名以性命名以孫吳名而人亦喜其能文章談性命講孫吳且無拂己之意故拘名緣情而用之蓋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及其見用已遂其駕馭競進之心而平日所謂文章所謂性命所謂孫吳曾不能一試故曰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厭者此之謂也此虛詐之害民而致水災者五也夫此五灾者其害<sup>以</sup>迹而未及其本也本之弊有三蓋有治人無治法

# 廣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幸

安民在先知人夫知人惟公與明非聖賢道德之徒不能次則偏曲顛倒而豪俠之士往往護道重身非甘心於山林數谷而人不知也嘗謂鳥獸羽毛皮革登於俎薦於廟而林木且為梁棟為椽題况人材效用於時而甘心於山林數谷者非其志也有以驅之也驅天下豪傑之士於山林數谷而百姓洶洶邊塵擾擾誰之責歟此致灾之由一也人才之生於世儲養而成後成則大用而可試故久於銓部必能知人久於兵部必能知兵今日銓部而出者則曰不知人也不知在銓部何為自兵部而出者則曰不知兵也不知在兵部何為夫吏兵二部乃文武之所出天下生民休戚所關而周周然方持大柄以鑄人材譬如



孰治不得其人而派典金一聽其鈞勝則所鈞所鑄豈不敬且  
傾乎此豪傑之士所以灰心求逸獨高山流水甘與麋鹿魚  
蝦為伍誰復為周周然者出耶此所謂禮官不知禮樂官不知  
樂此致災之由二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今則用之而甯又捨  
之而不肖矣又更代之而賢又更代之而不肖矣數遷數易茫  
無真見而人亦視官府如入旅舍或食或宿食宿已畢做裝前  
途誰復以生民為念也此其致災之由三也夫有此三弊而欲  
弭五害譬如煮沙欲成佳饌不可得已故今豪傑之士誠獨耻  
之亦誠畏之而不出也倘若豪傑之士出則必痛三弊弊革  
則陽長陰消有治無亂固不必別有更端別有建議而天變可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二十五

揖天下熙熙然治矣故曰人事失於下天變見於上能應之以  
德則災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立至乃者不根極理論  
而徒文移浩煩吾恐議論愈多而民愈貧更張益煩而事益擾  
徒相率以為偽而已矣

銘

黃帝巾凡銘

毋弇弱毋佞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無掘聲  
而附卯無舍本而迹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  
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  
塞將為江河快快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夏后氏通洪水驅龍蛇能禦大畜以法黔首周宣王城朔方逐  
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威德  
何觀成功然則持堵璣而地張萬象吳穹之妙用扼威勢以擒  
緄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  
三受降城皇唐之威勢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控臨洮左  
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類為荒邱遷居河澗歷  
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蓋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  
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  
以窺域中將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還笑如其來鯨一躍而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二二

登丹虎敦步而擇內塞草落而邊吐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  
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濇隣悔怨掃境  
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驅機而謀請築三  
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收中宗詔許橫議不  
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奸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  
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關斥垠遙望凡二  
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  
於天納陰山於寸眸奉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  
而刁斗鳴莎河而南門用晏閉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  
提金鼓馳神策鞠兜旅看旄頭明城與太臺追追小則首琛育



受厥南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揚狼居蜀朔海空若塞萬里之  
野大畧方遠尤勳不集天其使<sup>味</sup>我唐無北顧憂乎厥後賢愚  
迭任工拙異勢剛者躋武柔者敗律城隨險固寇得乘軼或驅  
馬飲河而去或控逆虜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  
天子誕敷文教育群生戢兵和親北狄右旌然而軍志有受  
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也宜鎮以元老投  
之廟美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謀經畧使其來不敢  
仰視去不敢反觀永龍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息翁息荒外安  
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先烈不昧銘曰韓侯  
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茲雄壁如三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二二

闢龍躍出大洋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  
登陣萬里洞開日晏秋盡歲塵下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覺  
則動乃誅乃吊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牙未贊不策清廟我聖  
耀德罷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裏  
于夷永裕後昆

## 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  
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  
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間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  
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



駁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任是邦亦隨<sup>即</sup>刺史於其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

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死於前

蛇無異焉郡刺史及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

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妖惑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公之

謂乎然天地履剛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陞之

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笏指之廟堂之上有激賢

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謏容佞色附邪

背正者公以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陞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

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作笏銘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二四

曰至正之氣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忘斯笏不藏唯公寶之烈烈其光

### 正寧縣承天觀銘

李維

無象之家生乎二儀之先強名之名居乎四大之一杳冥恍惚

固不見而不聞陶甄孕育遂成形而成器三才以之資始萬物

由其統紛王者得之而垂拱之化光百姓用之而後生之理透

尋之無際其體也孰按其高深感而必通其用也曷窮其神變

非夫聖人之至睿一切之極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醇醜朴散

先德後仁戶有孝慈家興禮讓真風蕩不<sup>而</sup>迹至治缺而莫敷

元珠既遺非家罔而孰得混沌斯鑿諒倏忽之可尤然而文籍



本結繩而生大輅由推輪而作無欲之源既室有為之迹漸萌於是軒轅師廣成於前夏后尊子高於後尹喜望氣伯陽演非常之言曾參相齊蓋公著清淨之說述宣教父聿假於言暨啟建真宗漸崇於家物若夫稽玉晨之秘笈考元圃之隱書絳闕琳房虛皇之攸箴蓬萊方丈列真之箬都蓋陰陽於舍生實願懷於明德故歷代而下繼天之君莫不結念於冲虛定心於并漫或陳甲乙之帳望絳節之來或崇文罰之壇俟靈符之應自茲厥後祠宇相望寧州正寧縣承天觀者本唐開元中所建也按輿地之圖究經始之自蓋元宗嘗於中夕夢彼群仙儼冰雪之容疑來於姑射馭鸞之駕若會於武夷惟至誠之所通非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藝文二五

有道而不至且指樂土是為殊庭既寤而命使訪之遂於其地得石像二十七軀乃夢中之所覩也即命營構真宇仍以通聖為名茲縣據羅川之上游實彭原之屬邑氣象葱蔚原濕隱轉人敦忠義之風俗勤稼穡之事軒邠在望乃有熊得道之鄉幽畫疆本公劉積德之地真靈之翔所集正祺之所保終泊世運屯夷年祀寢遠蕭條檜井但業於寒泉瀟灑芝田僅成於茂草諒隨時而升降爰興道而污隆將復靈基允屬休運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之御大寶也應千年之嘉會嗣二聖之洪基完純粹之精執神明之度端表巖廊之上游心象繫之表惟神不測用其道而設教惟天為大體其人而育物三升泰時馨昭事



之誠再駕黃車揚不殺之武舉按歷上陵之典以慰時思連省  
方展義之文載均慶賜屢下寬大之詔聿開踈濶之網德澤恩  
溥仁洽道豐遠無不懷通無不肅動植咸遂神人以和故得協  
氣旁達以氤氳靈心昭答於彤璽軋符將委地寶畢臻魏乎治  
平諒不可得而名也方且棲心妙躡玩志元津守慈儉之格言  
味希夷之奧旨永惟民極斯教先春是靈塲獨存遺址修弊  
起廢深軫於天心即舊謀新冀崇其雲楹即日降綸字之命遣  
軒辰之臣授以成謀俾歲厥事其始也親乎天象當定星之中  
察彼民時乃農務之涼既灼禹以練日復置臬而度地規易之  
大壯取詩之勿坐子來之民斯集整成之匠畢臻探隴坻之材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 藝文二六

是樸是斲肇池山之石以磨以礱或施王氏之鉤繩或用傅岩  
之版築竟致功而程巧畢獻力以忘勞爾其繚以周垣樹之堯  
闕秘殿翬飛而中起修廊絕直而回注雕梁鏤案燦文綠以交  
輝曼宇踈楹畜雲霞而互映桂柱赫其電蜺梅梁亘以紅甲藻  
井揚芳紛敷乎函蓋銀紅絢綵迤擢乎列錢銘砌坦其砥平瑤  
臺營其冰淨清虛肅穆者隔於氛昏竄窳重深始殊其氣候若  
乃金牀玉几儼若三尊之御元冠翠綬穆然衆聖之容既後以  
靈官復位其列宿等威斯辨若朝元之會仗衛載列疑馭氣之  
游真元聖之上都而坤靈之絕境也逮茲集事重用上言由是  
錫以瑤題俾輝於棟宇延諸羽士式謹其修崇徽三元八會之



文探十善四極之旨寂兼蘭藉嚴其真蹟之儀空歌洞章問以  
虛徐之韻耳乎雲翮羽蓋徘徊而下臨紫氣素烟彷彿而相屬  
既而覲齒點背戴白之叟相與嘆曰至哉吾君之德侯其緯而  
作為靈宮焜耀乎百里延集丕祉保佑乎羣黎誕揚元默之風  
坐躋仁壽之域何力於我允叶堯民之歌惟幾威被更符義易  
之家是宜求典故時六龍升中於天追九八之迹無為而治  
茂三五之規福祿萬年子孫百世如斯而已矣恭惟皇帝之作  
所以揚鴻輝金石之刻所以垂不朽茲事體大屬乎英才而臣  
識昧研幾學非足用掌仙曹之詞令著莫發揮述大道之指規  
尤慙濶略祇膺詔旨避讓靡遑拜手齋心謹為銘曰邈矣至道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 藝文二七

包乎混元惟恍惟惚匪亡匪存尋之無迹用之不煩萬物之母  
衆妙之門一生乎二權與天地惟民最靈惟君司契塞兌閉聰  
抱樸棄智神而化之事乎無事上德既衰醇源益醜步驟殊致  
質文異宜遺珠赤水訪道具茨元言著矣青牛遠馭清微之天  
虛皇收治珠闈重深紫房豐麗財成元化陰陽羣類有感斯通  
無逸不至後聖緬慕發於清衷帳開蘭殿蓋設濯龍以激羣仙  
以暢元風踵事增華壇館斯崇惟唐之興仙李鍾慶惟教之設  
開元尤威精意著感殊麻屢應懿美列真幸彰元聖集靈之地  
實曰羅川風俗淳厚原濕連延靈宇斯啟彤彩相輝年祀寔遠  
崇觀歸然帝朱膺期惟天所授瑞叶赤書功凝紫宙鬼神致恭



遂黎在甬薰然太和洽於仁壽穆穆我皇三葉重光席圖握紀  
御寓常<sup>陽</sup>遊神妙變精思靈場備契起瘞爰申舊章翹翹使車  
言董其役民以子來時惟宸際定星方中靈臺勿匪林麓效材  
閭閻獻力彤彤邃宇藹藹朱匡雲崇竇窳黼黻丹青商雲垂蔭  
瑞日揚明始迓神運終謂天成旌孟紛放壇場曼寂雲璈發音  
飈駕來格福被蒼黔慶流宗祐翠珠垂芳永永無極

鸞池銘

孟侃

慶陽下鸞池名深窈窕來清漪源不竭兵民宜通或塞在人為  
千萬禩現茲辭

贊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二八

黃帝贊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來馬衣裳是制  
氏雲名官功蓋五列

侯知道程俱羅二孝贊

唐李華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  
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剝巨病殷  
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鼙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迫徹蒼昊  
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悔

伴菊老人贊

明洪常

言溫氣和智圓行方橋華權秀躋顯發祥名著兩州之牧守德



穿列國之梯航喜乞身而遂願乃解纜以還鄉噫可謂合行藏之宜知止足之介匪直為畫錦之榮閭里之光者也

楊鳳川像贊 伴菊老人子

蘭海

侃侃芳心煌煌命服隱不逃名士不干祿門無俗駕案有古書仕隱之間為君子儒

傳上

傅介子傳

漢書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去義渠公孫賀以後軍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者使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二十九

其王教匈奴遞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徵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迎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國諸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



以示譯譯還報王王會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  
 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  
 屏語壯人二人後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  
 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  
 者漢兵將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  
 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為常白奴問候遮漢使  
 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  
 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  
 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  
 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厥有罪不

# 廣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 藝文三〇

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  
 敗乃絕

#### 公孫賀傳

漢書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為隴西守  
 以將軍擊其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賀少為騎士從軍  
 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大僕賀  
 夫人君儒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sup>光</sup>中為輕車將軍車馬  
 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  
 南節侯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子沮將  
 軍出五原二年餘無功後八歲遂然石慶為丞相封為繹侯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宏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  
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僅得然數被謹初賀引拜為丞相不  
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  
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  
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  
恐負重責後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  
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正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  
發覺下獄是時詔捕楊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  
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世者京師大俠也  
聞賀歎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我受辭斜

反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

谷之本不足為城安世逐後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王  
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  
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於獄中家族巫蠱之禍  
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

梁懂傳

後漢

梁懂字伯威北地戈居人也父諷厓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  
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  
德其歸附者甚然入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承旨殺  
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懂除為郎中懂有勇氣常  
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



副將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及叛及都護陸尚於疏勒尚  
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謹未至而尚已  
解得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落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  
尉博守定乾城小謹以為不可固乃請詔乞詔王白  
霸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友人固諫白霸不聽謹既入還將急  
迎博博合軍八九十人乞詔友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  
萬兵及共圍城博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  
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賂悅高產數萬頭屯乃定  
而道尚隔微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  
遠數有背叛吏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

慶陽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三

尉王宏發關中兵迎博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  
還至敦煌會眾羌反殺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謹留為諸軍  
後博至張掖日勅羌諸種萬餘人攻亭侯殺畧吏人博兵進擊  
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反至姑臧  
羌大聚三百餘人詣博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博  
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圍漢即引兵赴擊之轉戰  
武功美陽圍潼關放劇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  
馬財物高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置書勞勉每以西方事  
令為高軍節度三年冬南車于與烏桓夫人俱反以大司農何  
熙行車騎將軍事出即時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



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遠東上守敗虜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  
詔愷行度遼將軍李麗雄與愷共擊勿奴與韃日逐王破卑  
于乃自將國中郎將耿种於天祿連戰數日攻之种急种移檄  
求救明年正月愷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勿奴  
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子种殺三千餘人獲其妻子獲財  
物甚衆單于復時七八千時迎攻圍愷愷被甲奔擊所向皆破  
虜遂引還兜澤三月何思重到五原曼相暴疾不能進遣麗  
雄與愷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兜澤連營稍前单于惶怖遣  
左與韃日逐王詣愷乞降愷乃大陳兵受之单于脱帽徒跣而  
縛稽顙納質會思重於師即拜愷度遼將軍麗雄還為大鴻臚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三

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為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殺  
者人流不能自立詔愷發邊郡三郡太守使將吏人使扶風界  
愷即遣单于南兄子濞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愷以塗奴提其  
家屬有勞授以羌侯印笈坐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赦書即馬  
融上書訟愷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會羌叛寇三輔關中  
盜賊起拜愷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故漢世有發  
憤張膽爭膏身於夾狄以要功名多矣然彤鼓秉啟匈奴之權  
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為功祖廟勒  
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異黃初中為侍  
 中尚書嘏弱冠時知名司空陳群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  
 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  
 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非王畧虧類而曠載罔  
 報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宏致遠而衆才莫歸也按劭考  
 課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止禮之存者惟有  
 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完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  
 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埋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  
 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來自建安以來至於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四

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止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  
 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適時之宜以  
 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雖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  
 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  
 本也循名考實糾勳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  
 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糾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  
 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賢出使長之科  
 其能者入始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  
 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察品狀則賢才未必



當任尊代則德行未為敏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大材遂錄王  
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  
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殿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內  
靜而外結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感子兄弟仁人將遠而  
朝政廢矣晏等遂不平因啟事以死殿官起家拜景陽太守不  
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後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遷尚書殿  
帝以為奏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固循以至於  
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宏致遠不應時務事  
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盡由是也欲大改定  
官制依古正本令過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殿自代吳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五

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殿殿對曰昔夫差凌齊勝晉威行中  
國終禍姑蘇齊國兼土括境聞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  
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彼為山先以  
極是以宣文侯深達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諸  
若矯權苛暴竭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  
者或欲沉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假  
驛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  
非掩襲之策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協立若出共患又  
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壑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



難提惟進軍大佃最差完定隱兵出民表寇缺不犯坐食積穀  
不項運來費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  
萬之衆橫行匈奴李布面折其短今欲赴長江涉虜庭亦何時  
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指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  
堪斯必筮之數也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國未勝揚聲欲向  
青徐朝廷將為之備限議以為淮泗非賊整行之路又言恪雖  
遣兵入海漂浪沉溺各身才道豈敢傾振竭本寄命洪流以  
微軀沒才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來海濱淮示動青  
徐塔自解兵未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故常論有  
性同義種會集而論之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

# 慶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六

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母邱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  
不疑自行可遣太尉掾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字  
尚書僕射俱東儉欽敗嘏有謀焉及景王寤嘏與司馬文王  
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傳由是有自於色戒之  
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  
增邑六百戶並前千二百戶是歲亮時年四十七追贈大尉謚  
曰元侯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  
子

傅元傳

子威

威從父弟祗

晉書

傅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愛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



守元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所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  
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  
令再遷遷表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  
匡正五等建封鵜觝男武帝為晉王以元為散騎常侍及受禪  
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聞不諱之路元及  
散騎常侍黃甫陶共掌諫職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  
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降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  
義心止秦蕩滅先王之制以術法相御而義心止矣近者魏武  
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而後綱維

# 廣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七

不攝而虛無於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止秦之  
病遂發於今陛下聖德隆興受禪宗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  
夏禹之至檢綜殷周之典又臣欲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  
逸有禮之臣以敷風節未述虛辭以愆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詔報曰舉清逸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元草詔進之  
元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  
司根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頓不甯况植日  
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  
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罷存之既差而後受用臣不廢職朝  
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



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為之立大學以教之  
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  
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乎  
分數之法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  
交游未知進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逐利而離其  
事徒繫名於大學<sup>世</sup>未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  
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將身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  
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sup>而</sup>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  
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  
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sup>而</sup>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

## 慶陽府志

卷之三九

藝文三八

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  
足食之利禹稷躬稼詐流烝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  
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  
濱昔有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死散  
無事者不替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  
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  
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叁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  
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  
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  
也為政之要謹<sup>而</sup>置官分人而從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



須廢也若未能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武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三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惡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後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然則尊其道者非為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

# 慶陽府志

卷之三九

藝文三九

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教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主入生廣共研精凡閑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入主若不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弗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懷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性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讎諍况有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罷基母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元進皇甫陶及入而抵元以事與陶爭言諂諂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死官泰始四年以



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旱之灾元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灾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先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成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祗畏之詔求杜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則人之立協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費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夫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及無牛者與官中分別天下兵作歡然悅

# 廣陽府志

## 卷之三九

藝文四十

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動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甯懲殺二千石以千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並水凡五竭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竭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漏伏見河堤竭者車道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類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



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後遺失  
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項畝而功不修且竊見河堤塌者石板  
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名汲委曲問其得失必  
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戢心不與華同耕粢最甚本部吏  
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縣年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  
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  
戢無心且消弭然戢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釐烈  
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遠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  
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恐胡東西有窟穴將游  
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制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藝文四一

州都尉募樂從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議  
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衙邊之宜詔曰得  
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脚胡政李寬極之  
宜中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令急務也如所論皆

善深知乃心

廣恩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大僕時

北年不空

先故援邊詔公卿會議元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  
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册於宏訓宮設表位舊制司隸  
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  
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宏訓宮為殿內制元位在卿下元志慈屬  
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元對百僚而尚書以下



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元又自表不以賓座免官然元天性  
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踣踊不  
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  
謚曰剛元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  
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詳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博子為  
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並文集百餘  
卷行於世元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  
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有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  
適齊終垂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  
乃今不足信矣其後追封清獻侯子咸嗣

藝文四二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  
善常慕李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  
鑿穎川庾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年幼襲父  
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  
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  
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  
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  
陛下也然秦始皇開元以隆於今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  
未贖一歲不登便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狼豕蠶食衣者  
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熾饒



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督都有四今  
并盛軍乃盈於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料幾向一倍戶口  
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板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  
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生置官屬諸所寵給皆於百姓一  
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喜收僅足相  
接暫有災患便不繼瞻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者事靜事息後  
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  
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將實求以尚  
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後上疏為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  
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

藝文四三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咸據正甚苦野終不從咸遂獨上野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  
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廢  
立朝廷後之遠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  
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久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  
雖斬焉在疚而躬覽惠機也遠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  
遂至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然亦後時釋服至心喪  
三年至於禹敷之事則有不遵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  
此雖謙尚之心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此億兆顯  
顯戴仰宸慈聽於象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  
之故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禘之宜周公



聖人猶不免誘以此推之周公之位既非易而處况聖上春秋  
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妄言言未易盡苟明有以察其控款言豈  
在多時司隸荀彧後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彧乃造駿  
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止崩方在信宿聖恩於憫  
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  
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  
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為京兆宏農太守駿  
甥李弼說駿不可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  
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

藝文四四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  
之任益不易也思憲破頭故具有自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  
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人心  
不直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  
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惶惶為忠益而常見疾  
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  
王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有伊周之  
事聖人且猶不克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行以伊周之  
事乎上在諫閣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  
之安所以致死其罪既不勝亦足陸所見駿之見討發自



天聰孟觀李摩與知審音耳至於齋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  
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其歡心此  
郡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即公餘侯伯子  
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起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  
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  
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陛下至此當  
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  
今皆更始論矣不失望成之愚冗不惟失望而矣竊以為愛又  
討駿之時殿下在外賓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  
之事續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成復以亮

藝文四五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譴  
譏令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  
非大事一皆抑違此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  
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  
先帝崩背宜自咎而責自求請命之方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  
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群犬吠聲擢於群吠遂  
至巨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後有後言常觸楊駿幾為身禍  
况於殿下而當有楷徑後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韓之言  
耶而却摩天子逆韓自知所陳誠願頌願頌德歎之藉耳所以敢  
言庶殿下常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韓歎以盡忠念願極



獸之類非欲為息必將此以見怒亮不納長谷者夏侯駿也會  
景寅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官內成復上書曰臣成以為興  
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  
有攸施故明揚達於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  
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類復名節目競內導外遂成風俗此弊  
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  
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愛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  
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  
當通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  
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

熱云文四六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繁然之  
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  
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  
謂齊之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  
懼致怨謗已快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  
倚限法以苟免乎成再為本部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  
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還送  
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  
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篤弱不勝重任加在衰  
疾假息日闌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題窮上聞謬詔既



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覩然虛忝隆寵前  
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涓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  
切勅部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  
厲慮於愚竊時必死繫故自檢檢以避其鋒耳若職有日既無  
赫然之舉又不應遠去趙人雖復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  
聲震內外遠近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後  
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心應絕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  
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  
將軍情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  
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

藝文四七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周禮三年大比孔子志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  
幾便遷百姓苦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  
奏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澄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  
動開張滂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  
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  
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  
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  
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行馬外而監司  
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  
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令道路橋梁不修開訟



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青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  
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兵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  
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  
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  
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  
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海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  
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  
其因結奏得後私願之今既所願不後而勅云但為過耳非  
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  
受原是以中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後皇

藝文四八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特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等之闕塞  
既所未譬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  
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均然而結以  
此控臣臣可無恨耳其餘觀聽世乃有怪耶臣識石公前殿在  
脫衣為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於是莫謂侵官令臣  
裁糾尚書而常有罪乎咸翠自上稱引故事條理均然朝廷無  
以易之吳郡顧崇嘗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為司隸劾直息采勅  
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於官時年五十六  
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  
希纂長子傳嗣傳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



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鎮東  
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與到職數月卒時  
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上虞令素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祇字子莊父掇魏太常祇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  
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  
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  
後河濟汎溢鄧父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浚壞祇  
乃造沉菜堰至今免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  
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葬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眾  
誓文四九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心論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  
不從入為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  
內外不通祇謂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  
顧曰君非天子臣也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  
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璿駿之婿也為亂兵所害尚書左僕  
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  
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啟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  
爽宣帝義之高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爵詔又赦之祇  
多所維改皆如此陰河尹未拜遷司隸後尉以討楊駿勲當  
封郡公八千戶固讓不受降封靈州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十二



百戶封少子暢為武鄉亭侯又本以封賜兄子嵩為東明亭侯  
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首免官明年遷光祿勳後以公  
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為安西軍司加常侍平安西  
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  
賜錢及床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為  
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與祇就職  
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物所倚信  
如此倫甚又為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偽職  
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  
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造常侍蹇旋杜育黃門郎陸機

藝文五十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  
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宏農  
公主尋遷太子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  
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既居端右每宣君  
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  
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病故篤遜位不許遷司徒  
以足疾詔版與上殿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  
陰修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為盟  
主以司徒持節大督都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時公主與尚  
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



令以時宜祇以暴疾竟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  
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  
厥論十餘萬言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啟沃任切事臣博元體  
謹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  
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臺閣生風者咸欽手

雖前代勉焉何以加之然而惟此痛心之宏雅之度驟聞競爽  
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絃良有以也長於風格凝峻  
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  
矣博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巨救君臣之際卒

藝文五一

# 慶陽府志

## 卷之三九

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鴉肱貞謂晉惟朝望志厲疆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  
風尚子壯才識爰膺褒職忠績未伸泉途遽通



